

酒

徒

傳

贊

楊

綿

仲

(續完)

胡耐安

嚴公私、不「混帳」

我之欽敬楊綿仲的，也就是願與之論交的，是他能「公、私分明」的絕不「混帳」。我和他在一起時，我見他漫無準則的隨便用錢，也曾見他拿朋友們的衣服典當請客，當然，事後會贖取歸還，可是，說起楊綿仲，誰也會相信他絕不肯私帳公報的「揩公家的油，飽自己荷包」。我在他窮發牢騷際，發他那一連串搗錢的，為公家充裕「國帑」的一些良規宏圖之整套的搗錢花招；而到頭來落得個日食唯艱的大牢其騷後。他還有一付歉疚無那的「自貶」之辭：「幹度支的，他最佩服閻丹初（敬銘），同、光朝的理財名臣的生財有道，而持身儉約」；言下，似乎有其「自視欲然」之感。我常是轉着話題，勸慰着這位幹了半輩子財政官吏而晚境苦窮的老友。有一次，我和綿仲調笑，問他為什麼沒有「愛國獎券」的那一套「生財之道」？他期期艾艾的強辯着：「那，那不是盛世的良規！談來談去，談到世道人心什麼的，那又祇能相對無言的「萬千」了一番；

實在的，放眼四顧，沒有什麼好說。

在臺灣，綿仲靠着臺灣銀行顧問類一點點夫馬費勉事「澆衷」，其清苦可想而知；然而，他那好客的慣性，還是一仍舊貫的不少更改。留飯、加菜、備酒；即如我，每回過他那裏時；總是一疊聲的亂叫：「彭嫂，胡先生來啦」，「楊姨姐，將床底下那瓶好酒拿出來」。真個、我每回走進泰順街，那條巷口的那一剎那，常常會足腳踏而不忍前；祇要你一進門，飯是非吃不可。綿仲的牛皮氣，像我和他，如此交情的朋友，如果是過門不叨擾他一頓飯；那，他是難以忍受的呀！嘗記：聽人談到樊噲廟的門聯，「仗義半為屠沽輩，負心多是讀書人」；綿仲每年過生日，難得的是開健樂園的胡少懷，定會做幾樣菜，親自送去，年年如是；另一面，那些平素尊稱「綿公，綿老」的曾經「利用」過楊綿仲的人；似乎却已「絕迹」楊門？綿仲，有一次和我談起：張道藩頗够朋友，特地為他在立法院的財政委員會安排一個「專門委員」；救窮吃飯，也不必計較當年什麼的；怎奈、民意機構，似乎又未免是「麻布袋袋

菱角，個個出頭」；好像？綿仲也會上過幾回院衙？不待言喻，楊綿仲是寧可挨餓，不會笑臉迎人，何況還得逢迎許許多多之不相干人的笑臉，討取一點點的賸食殘羹；窮，讓他窮吧。似乎不過一兩個月，就辭職不幹了；此楊綿仲之所以值得贊美處。漢之世兄聽者，有這樣的父親，是够你驕傲的。綿仲對我，還有一件事值得得一記：大約在四十六、七年間？綿仲「探」知我為找房子，需要錢湊數；他「主動」的並未「事先」徵求我的同意，他和周子若商量；他倆各借兩千元給我應急。其實、他也是「乞諸其隣」而來，老實說，這時的楊綿仲，根本沒有兩千塊錢借給他人的「可能」呀！當我將錢還他後，那時、正當臘鼓緊催之際；他向我苦笑着說：「如果你不還我兩千元，我幾幾乎過不了年」。我告知他：我騙了一筆稿費，一萬來元；你還要錢嗎？他搖了頭；他又問我：為什麼急急的由郵局匯來？等見了面交我不好。我說：因我知道你和子若並不是富有，尤其是閣下，更是皇皇然的時有在陳之厄；子若固然是不差其無的有魚有車，可是，他絕不會

是一個墨吏。謝謝老朋友濟我之急，我也應該量一量老朋友的境況，過年如過關，何況又正值手頭有錢，難道該鼓著自己的荷包，而不看看朋友之空空如也的荷包？你楊綿仲，還該結識這樣的朋友？因此，特地將你們兩位錢，同時趕在過年前郵匯奉還。隨即，我又答辯他為何要由郵匯，我用嘲笑着的口吻，說虧他還是搞財政的能手，銀錢來往，口說無憑，必得有所憑證；由郵匯者，可不是鐵硬的憑證？還怕閣下再來一回「訛詐」不成。當下，彼此哈哈大笑一陣終場。綿仲之來臺灣，子若幫忙甚多；子若也是一位血性男兒的好朋友。谷錫五兄（顧孟餘先生的親信祕書）的身後事，多虧他一力承擔起來；我倆分居兩個相隔不太近的地方，他公務缺掌，我生性疏懶，久矣乎不相晤談了；願祝安好。

醫院回、淒涼逝

綿仲死於民國五十年的四月八日，好像在他死前個月，我曾去臺大醫院看過他；他患有糖尿病，眼睛看物不清。早在那年過舊曆年時，我去他那裏拜年；綿嫂癱瘓在床，綿仲在踏踏聲上摸索着；那付景象，累我飽含着辛酸之淚，和他道別。再後些時，綿仲的表姪張尙德來看我，他說，「綿伯已經回家，住醫院太貴」；隔不幾天，得到綿仲逝世的噩耗，我去綿仲內弟（也是妹倩）唐季涵家，參與了為綿仲治喪的會議。我不喜愛做輓聯，我每一見到「大人物」死喪中揭露在報端的輓聯類全是諛頌語彙的連串，不自覺的為死者「難堪」；綿仲之死，我不能不寫一付輓聯，譽之過甚，有傷我德；便如此以「念舊傷逝」

的拚湊十八個字：數高第舊侶，又傷一個；有方與贖稿，自足千秋。高第、當年譚總部在廣州高第街，贖稿，指他歷時「三十年」（？）纂訂而手寫的那份遺稿。綿嫂，似約在綿仲死後一兩個月？也悄悄的離開了人世！

綿仲生前，我曾以嘲笑的口吻說他一大盛德的善舉：為彭嫂找得一個頗過得去的安身立命之所。當其死後，我嘗以沉痛而又夾著愉快的心情，默默的自語着：楊綿仲的獨生子，要能有其「自立」的前途才好；漢之果真能够在其父母死後成了家；現在，並且有了孩子；而且，還能常常見他寫的東西，行文措辭、立意，頗為老鍊；故人有子，慶幸慶幸。綿仲夫婦，死而有知，該是如何的樂不可支呀！

綿仲饒計謀，可是「自謀」太拙；苦恨壓了一輩子的「金」線，倒下來仍然是仰仗友好為他料理「身後」事；真個是徒然為人作嫁而已。綿仲能寫一手頗為工整的小楷；來臺灣後，我才知道他還能做桐城派的文章；他給我看他為某些個「名公」寫「五十初度，六十壽慶」，為某幾輩「賢達」寫「先君行狀，先妣事略」類；我甚贊賞那些文章，可是，我從不當面給他恭維。有一次，我淡淡的說：「何必操這些心，五十、六十，又算得甚麼？他人為顯其親，關閣下甚事」？他笑了笑；此後，是很少給那類東西我看了。其實，文章千古事，綿仲那部方輿紀要類遺稿；我的估計，是可以傳世的。我曾一再叮囑漢之世兄：這部稿子，千萬不要失却；頂好，趕快將它印刷出來。偶過唐季涵，談起綿仲的詩；季涵抄有

三首，(一)初客香港：漫卷詩書問海濱，不妨小住却風塵，青山層疊驚雄戍，白髮淒涼避老臣，深鎖烟霞詩境界，獨饒聲勢浪精神，浣花溪畔差相似，不及成都尚有人。(二)和伯端(季涵長兄)除夕元且：鼠尾徂龍首，違家歲四除，初驚傳警報，得過且安居，對酒愁仍在，治生計亦疏，驕泰惟一事，腹內有藏書。(三)同上：一夢先天曉，新和舊已分，道窮如昨日，迎歲有青雲，紙發千秋筆，詩成千萬軍，平生無限量，相對欲何云。好像他所給我看詩，有四首軋軋體的七律，似此這幾首好？

不過，却難得稱做詩人之詩！若加評分，不敢阿私贊美。

我想：楊綿仲這一生，那些撈什子的某也某也的頭銜，值不得齒及的；如果認為楊綿仲有其「不朽」什麼的，那便是那部方輿紀要類遺稿。綿仲長於我者五、六歲；他死時，大約祇六十五、六？傷哉斯人，今世難再得矣！我和綿仲，嘗因語言衝突，相向的對罵過；也嘗因酒醉失態，相向的揮動過拳頭；還有，下棋時為一顆子，打牌時為一張牌；鬧得不歡而散。可是，大家在事後，烈風暴雨般的過後，和陽霽日仍復顯現；又嘻嘻哈哈的笑在一起。

老實說，我和綿仲，或者還有綿仲之于他人，大家絕不心存芥蒂的「暗算」快意；總之，楊綿仲的熱心、快腸，就我來說，實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朋友；寫此些些，願和綿仲有交情的人，一同在此來為這個一輩子沉湎于酒，既不以病忌酒，也不以窮絕酒的酒徒致其禮贊。